

望 香 港

譚 日 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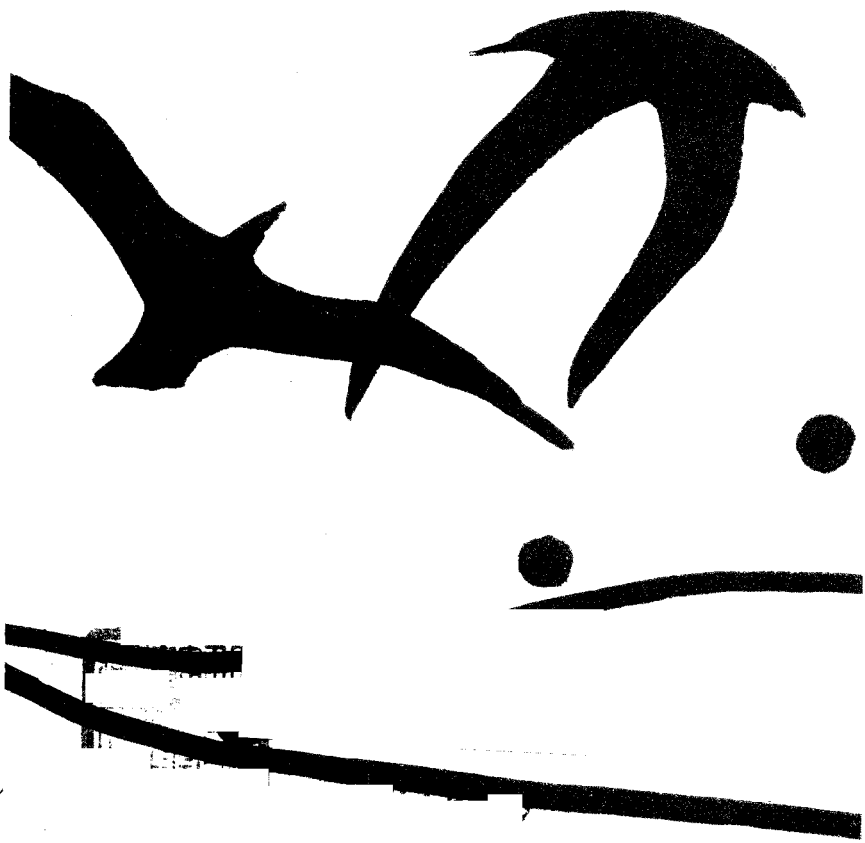


花城出版社

望 香 港

谭日超著

花城出版社



望 香 港

谭日超

•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)

广 东 省 经 考 李 庄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940毫米 32开本 3.75印张 1插页 46,000字

1986年 2月第1版 1986年 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 5,170册

书号 10261·656 定价 0.99元

序

陈残云

广东一位有才华的中年诗人离开我们了，这是我们能够读到的他的最后一个诗集。我为他这本诗集作序，是为了表示我对他的深切悼念。对于一个长辈来说，为后辈写悼念文字，心情是十分痛惜的。

我认识谭学良（他与陈日生、陈启超合用“谭日超”的笔名写诗，他是主要作者），是在六十年代初，那时他还是一位小青年。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质朴、热情、谦和。说话有点腼腆，还带着稚气。再多几次接触，还发现他心地善良、情操高洁、感情炽烈。他对人十分真诚，有强烈的助人愿望，他总是带着一颗希望多做些有益于别人的事的心情而生活着。据同志们回忆，他助人的事例是很多很多的，直至病危之时，还不忘自己曾经答应帮助别人要

解决的困难。然而他自己却过着清苦的生活而从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照顾。他给别人的很多很多，要求别人的很少很少。文学界的朋友，称他为雷锋式的诗人，是毫不过誉的。

诗如其人。他的诗，总是写得十分质朴、热情、深沉，是内心感情的真挚的流露和抒发，不带任何矫饰。他六十年代初期第一首引人注目的《大沙田放歌》，就是一首热烈深沉、浑厚壮美的佳作。以后，他写过许多歌颂党、赞美人民、赞美土地的诗篇，他把自己看作党的儿子、人民的儿子、土地的儿子。他是以赤子的真诚去拥抱自己的母亲，呼唤自己的母亲的。因此，他的许多诗篇十分动人。

真挚热情，想象丰富，是诗人的气质，也是他的诗的一大特色吧。

三中全会以后，谭学良到深圳特区深入生活，是第一个以诗来传递特区信息的诗人。这本诗集，大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。他在一九七九年写的长篇抒情诗《望香港》，可说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大胆之作，他向当时对香港抱着陈腐偏见的极左思潮提出了挑战，对香港作了客观的描写。诗发表后受到人们的注目，引起诗界和

读者新的思索。诗人的笔触还涉足特区海关、市场、旅游中心、特区建设者、特区风貌……各个方面的生活。这些诗，除了保持深沉、热情、想象力丰富的特色以外，还表现了他对新事物的敏感，对旧思想、旧观念的愤嫉。这说明，谭学良是紧紧地跟着时代前进的。

遗憾的是，人们再读不到他的新作了。

006623

目 录

序.....	陈残云	1
望香港.....		1
在特区（二首）.....		11
重逢.....		11
假日.....		18
特区诗笺（二首）.....		15
海关速写.....		15
剪彩.....		16
种下它吧.....		18
我咀嚼着.....		20
新城雨.....		37
旅游备忘词.....		40
心灵的企业.....		42
特区灯火.....		46
特区市场.....		49

远别	52
西装之歌	56
中国的旗帜（朗诵诗）	61
——向奥运会我健儿祝捷	
登长城	70
友情	79
故乡	84
唱给土地的歌	95
大地情怀	99
大山行吟	108
谭日超诗歌的雄浑美	沈仁康 欧阳翎 107

望 香 港

我抚摸着，抚摸着，无论潮落潮涨，
一颗圆润的珠，总是触着手掌；
在碧波间沉浮，在夜雾里闪亮——
这不就是你吗？香港，难忘的香港！
分明是祖国襟前一枚别致的玛瑙纽扣，
可什么时候，脱离了母亲的锦衣云裳？

我站在梧桐山巅，倚间南望，①
不知何故，苦涩的喉咙，有点发痒？
多少年，你象一个忌讳，罩着云水千重，
多少年，你似一尊魔鬼，阴森不可想象；
生锈了的铜币，人世间的溃疡……
谁要是瞟你一眼，那罪过也不可原谅。

多少年，你一直为时髦理论所诅咒，
小学生向你吐口水，说“臭”不说“香”。

今日呵，难道有人能宽恕我的歌声？
望着你，我直把浩茫心事抒唱！
迷蒙暮色里，霓虹云彩又升起来了，
延绵的海岸线，波涛在喋喋喧响。

我象我的同胞一样，历来自尊心很强，
每想起过去，历史的搅棒便捣痛肝肠。
沙头角镇那墓碑般的耻辱石柱，②
简直是伤疤黑痣，贴在我的脑门之上；
我踟躅在这“阴阳咫尺”的狭小街头，
顿见鸦片战云又霎时扯满南疆。

销烟池浓烟散尽，功劳炮还烘烘发烫，
节兵的热血，落日一般，煮沸了狮子洋！
伟大的爱国者林、关二公哟，塞雾茫茫，
何处去寻你们并肩赏过的铜关月亮？③
自从奸贼在莲花丛间洒下一杯鸡尾酒，④
不幸的中华民族就成了一只刀下羔羊！

只有陈连升的节马怒踢蹄子面北长嘶，
瘦骨嶙嶙，眼泪滴下多少亡国的哀伤；⑤
只有镇口村的古井平静如镜，神秘莫测，

毒鸩千丈，贮藏着多少复仇的酒浆；⑥
只有大小虎蛰伏在历史的萧疏林莽，
聆听着风涛呼啸，静静把眼皮合上……⑦

香港，你听见大海在日夜呜咽吗？
青山道的鸟，筲箕湾的帆，没有家乡；
香港，你听见孕妇和婴儿在惨叫吗？
乡亲们的血泪，是另外一个太平洋！
捕鱼台长髯飘胸的老渔夫忠勇何用？⑧
成群的恶鲨，又在吹波作浪，酿播祸殃……

万千难民，哪一双双深深内陷的眼睛，
透过鸦片的建云毒雾，不是炯炯发亮？
一千血浸的经验，西红柿般成熟了——
落后，就要挨打；昏庸，怎御夷强？
在这个世界上要想我们民族不受欺，
除非从头到脚让她把钢骨架儿换上！

燃烧的记忆。失眠的历史。不安的海洋。
大浪洪涛，又更迭了几番沧桑气象。
枯荣废兴，好一块人间的调色板！
变幻无穷，这中间有必然，也有异常。

香港呵，香港！你这畸形发展的都埠，
问此间，寂寞里竟有着多少神妙的音响！

只要我们心平气静，而不是头昏脑胀，
这里应该有许多东西，引起有益的感想；
何必因瑰宝失落而把它说的马勃不如？
何必因田地典押而嫉妒它瓜果飘香！
重要的是瞧罢这里，再把视线移开，
最后呵，就让那视线落在我们自己身上。

看尖沙咀，今晚又泊进多少层楼大厦！
望扯旗山，这透明的玉雕，花篮一样！
小岛呵，贸易在裂变，商标在汹涌，
电子，塑料……简直是魔术一场。
多猛烈的台风，向我们迎面刮来，
吹得人一阵阵闷热，又一阵阵寒凉！

香港，对着你，我怎能不在暗想——
曾几何时，傲慢的鹭鸶还在德辅道徜徉；
古木屋和檐滴就是象征派诗人的佳句，
杂货摊摆着荒芜和苍老，还有一抹斜阳……
那时，我该是多么地骄傲和自豪！

因为你是衰亡，我们是在蓬勃生长。

三十个春秋被潮汐淘去了！淘去了！

我伫立在时代的沙滩上深深地思量：

是时间不公平呢，还是地理反常？

为什么，一个苦短，一个偏长？

无论功率，时速，尺寸，水准……

凡可比较的一切，多少值得思量。

谁，能闭上眼睛，安闲自得，无动于衷？

当一块通红的烙铁，已凑近了眉睫和鼻梁；

谁，又能紧闭双眼，否认这个奇幻的窗子？

当一只科学的百灵，正在这窗下娓娓歌唱。

就为这个缘故，仅仅是这个缘故呵，

我怎能再不松解那多年偏见的绳缰？

任傻瓜也不会称赞你的赌馆和妓寮，

你皇后大道的繁华，也不过是彩票一张；

然而，对于这里某种急促的脚步，

我们岂能停止听觉，回避它的音响？

只有蟾蜍才历来认古井为大千世界，

指着井口的露珠说是银河挂在头上。

想精明的林则徐，早就有过睿智的主张，
他尖刻嘲笑光绪皇帝腐愚：“不知西洋”；
呵，君不见那发酵的十年，几只蠢驴，
视天下文明为仇敌，设下重重隔世高墙；
刀耕火种乃是他们最最光荣豪迈的事业，
自动化控制同共产主义，冰炭一样。

难道他们晓得世上什么叫做羞耻？
难道亡党亡国会打动他们的心肠？
万里征途，人民被带到了什么境地？
十年浩劫，国家被糟蹋成什么模样？
香港，我们正在撕下蒙眼布，
我们在让理智苏醒，愈合自己的创伤。

呵，仿佛就在一小时前才拨开了迷雾！
春风得意，人欢马嘶，喜气洋洋。
呵，奋起，向二〇〇〇高地挥师疾进！
八亿神州，重整旗鼓，箭在弦上。
让“四大发明”的古树开出“四化”的奇葩吧，
就在这鲁班、神农和林则徐的故乡。

呵，香港！我发现，我们的壮举与你一脉相联，

能不能说，你是一个启示，在熠熠闪光？
在你的光怪陆离面前，我们不会头晕目眩，
尘嚣里，难道你一无是处，净是浑沌荒唐？
遮掩，能遮住别人还是遮住我们自己呢？
咒骂，又可不可以骂出一个真实的天堂？

经验该使我们变得诚实谦逊一些了：
为啥不让外来的长处，春草般长入国疆？
我们丝毫也不应当给成就和果实扣帽子，
惟有混蛋，才对科学和文化骂爹骂娘；
“阶级斗争”学说，岂能拿来抵制人类知识？
簇簇藩篱，岂应用以堵住智慧的激光？

读者也许会感到我的歌声太刺耳，
甚至会指摘某处措词有所失当；
我明白我陷进的主题荒无人烟，荆棘莽莽，
这个禁域是一角沼泽，一直使得人心惶惶。
可是，谁知这样一首小诗已酝酿十年之久？
每当触及它的韵脚，我便浑身发烫。

香港哟！我思绪万千，把你眺望，
双桅船远去了，原子轮却泊在身旁；⑦

正视你，同重新认识我们自己意义一样，
唯物主义者何须把观点粉饰隐藏？
坚信那百年屈辱定能唤醒民族志气，
民主和科学的新潮，带来无限风光！

香港哟！好拥挤的一隅人间竞技场！
公正地说，你的名字，未泯当日的清香。^⑩
我知道，金元口袋处处张着血盆大口，
但我指出，浊浪里，你有另外一种光亮；
这种光亮，只要我们一旦发现它便是能源，
可以溶解傲慢无知，焚尽那夜郎思想。

香港哟！这里居住着几百万爱国的同胞，
他们和我们一样，终生勤劳，热血满腔；
虽然，他们的习俗嗜好都有别于自己的故土，
但我知道，他们的血汗，注入滔滔黄河流淌。
统一祖国，实现四化，一肩双担，
他们的心思和愿望，和八亿人有什么两样？

香港哟！香港！据说有一种爱情，地久天长；
从误会到理解，能把人带到乐土仙乡。
此刻，我拭目看你，心潮难平，几许感想！

一百种甜思或忧愁，系的是祖国繁荣富强。

呵，中华民族切切实实的上升期开始了！

猜，再过一些年头，我将怎样对你歌唱？

1979.春.于深圳

1979.秋.改于广州

-
- ① 梧桐山，是深圳市盐田公社的一脉壮丽山峦，与香港新界隔湾相望。
- ② 香港割地的分界线通过深圳沙头角镇中心街道，街面立四根石柱，上刻“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”字样，各占街面一半。
- ③ 鸦片战争前夕，两广总督林则徐，虎门水师提督关天培严密布防，严阵以待。他们一心一德，肝胆相照，誓与古塞共存亡。经营并肩赏月，低吟浅唱，抒发爱国情怀。
- ④ 销烟事件发生后，英帝蓄意寻衅，由外交大臣召集国会，决定进攻中国。鸦片战争爆发，英东方远征军侵入珠江口而不敢进犯虎门，只好改道北上攻打舟山，迫入天津。清政府畏夷人“船坚炮利”，只好削林则徐之职，任用琦善。琦善即令水勇解散，除减水师，拆台毁炮，开门揖盗，在番禺莲花山盛宴英海军舰队司令义律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“穿鼻草约”。
- ⑤ 1841年1月7日，英海军兵舰二艘，进攻虎门沙角、大角，要塞守将陈连升、张清龄等率部英勇抵